

女性身體的（不）自主

《高山上的茶園》與《紅色》的 移工情欲與性政治

謝欣苓
國立臺灣大學

摘 要

本文探討跨國移動中的性政治，尤以兩部當代臺灣劇情短片曾英庭《高山上的茶園》(2018)和劉純佑《紅色》(2020)為對象，分析影像如何解構移工在臺灣的情欲和身體自主。兩部作品皆聚焦在目前移民工影像文本較少處理的情欲題材，《高山上的茶園》刻畫來自泰國和越南的失聯移工，棲身在高山上的工寮，不同國籍的移工在性和金錢的欲望中掙扎、衝突並引發留與歸的抉擇；《紅色》改編自移民工文學獎同名得獎作品，描述印尼看護與其所照顧的長者跨越勞雇關係，形成親密性，並且非預期懷孕，最終墮胎。這兩部作品以不同的敘事策略探討雇主與移工、移工與移工之間的互動關係，重新思考階級、性別、族裔與國籍等議題，在離鄉勞動或無法歸鄉之時，欲望如何滿足與展演。本文認為這些影像中的移工再現皆為議題導向，揭露在移工身體與情感上所出現來自內外不同層次的驅動力，以及移工性政治的複雜性。

關鍵詞：移工、身體、情欲、情感、性政治

February 20, 2023 收到稿件／May 26, 2023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56 (Jan. 2024): 61-86

§ 謝欣苓，美國奧勒岡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Email: hchsieh@ntu.edu.tw

前 言

臺灣文化生產即時回應社會現象，作品的創作與傳播影響乃至改變了當下的文化景觀，亦乘載歷史上的文化記憶。自一九九〇年代開放國際移工以來，直至今日已有超過七十萬移工在島嶼生活，文化創作者也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描繪移工的身影，尤以影像作品特別側重移工題材，劇情片如李奇《歧路天堂》(2009)述說印尼女性移工在臺灣的冒險故事，何蔚庭《臺北星期天》(2010)以兩個來自菲律賓的男性移工為主角，想像他們在臺北漫遊的奇遇，紀錄片如徐小明《望鄉》(1997)聚焦一九九〇年代移民與移工對臺灣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李道明《離鄉背井打工去》(2003)為同一時期泰國移工的勞動經驗與抗爭行動留下紀錄，黃惠偵《八東病房》(2008)則將視角轉移至女性看護工的勞動權益，蔡崇隆、阮金紅《再見，可愛陌生人》(2016)、曾文珍《逃跑的人》(2020)以及蔡崇隆《九槍》(2022)探討失聯移工所遭遇的結構性議題與工殤經歷，創作者紛紛以鏡頭探索、刻畫、認識與呈現移工，從政治經濟、全球化、跨國勞動與政府政策等結構性的大敘事，深入細節，擴及移工的主體性、勞動經驗、性別認同、性傾向、宗教信仰乃至親密關係等。相較於紀錄片具有社會寫實與介入政治的特性，藉由攝影機揭露移工的職場困境與權益問題，作為倡議的途徑之一，劇情片往往以劇情和表演貼近在紀錄片中較難發揮的議題，例如移工的人際、情感、情欲又或階級與族群的利益衝突等，結合不同形式的影像作品之討論，得以勾勒出這些經跨國移動而遷徙至島嶼的移工群像。

移工不只是勞動力，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具有靈魂血肉的個體，其情感和欲望是在勞動之外，所必須納入考量的生命向度。目前臺灣的移民法與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律，在聘用移工的過程中，時常出現種族化、階級化、性別化等現象，對移工的性別與身體進行治理和規範，展現國族建構的排他性、族裔邊界與差異，用以標示移工族裔與性別身分，移民／工女性的身體尤其被視為國家機器監控的重點。藍佩嘉觀察到臺灣在其國族建構的過程中，移民女性的身體往往被視為族裔邊界的標示，女性移工的形象則被建構為「用完即棄的勞動力，去性化的女性」(*disposable labor, desexualized women*) (Lan Pei-Jia 2008a: 853)，「對於移工的規範，即我們所謂的『無性異化的工具』(*technologies of asexual alienness*)，為確保他們維持的外人身分並減少越

界的危險，國家機器夥同仲介和雇主將這些看護工排除且邊緣化，奪走其經濟與社會的福利和性與再生產的權益」(2008a: 857)，這些權力網絡皆指向對女性移工身體、性欲和生育控制的合理化。龔宜君以臺越跨國婚姻為研究對象，指出國家權力不僅作用於公領域，同時觸及私領域的家庭空間，乃至個體生命，不論是媒體或者政府論述，「希望透過監控女性的子宮來達成『想像共同體』的目標」(88)，女性的子宮和生育權並非一致，而是依照族裔之別進行區分，「誰該生小孩並不是一視同人的，是要看妳是誰？是屬於哪個族群？女性身體子宮的使用方式，依種族而定」(94)，再次揭露出移民工女性身體的不自主，乃導因於國家機器和主流論述對其身體之控制。

此外，基於遷移研究中尚未充分討論的緣由，陳美華進一步將性視為具有相對獨立、有其自身的權力與政治邏輯的範疇(60)，提出「性化的國境管理」之觀察，以中國移民和性工作者為對象，研究結果指出「『假結婚，真賣淫』所指涉的污名，並不只是種／族群污名，更是娼妓的污名，性的污名。至此，種／族群化的國境管理進一步和性交織，將中國移民／性工作者為首要排除對象」(95)，她認為此查察過程事實上彰顯國家治理對身體與性的控制，性尤其被當作國境管理機制的核心，區分「好性」（移民女性將身體交給個別男人／丈夫）與「壞性」（從事性工作），前者可以屬於「我族」，後者則不(93)，可見移民女性身體纏繞著性別、種族與階級的交織性。

關於女性移工的生育權，程念慈(Cheng Isabelle)的〈我們想要具生產力的移工，而非具生育力的女性〉，指出臺灣政府所制定的相關法規不只是市場導向，同時也是社會政治的權宜之計，引進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又將他們排除在國族社群中，剝奪其人權與社會保障，尤其對女性看護工的生育控制，取消其身體自主權，希冀獲取看護工勞動力的同時，卻在各種政策上如居留權和歸化等加以限制，拒絕她們在臺灣孕育下一代(453)。女性移工的身體和生育權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上，政府為引入勞動力所制訂出的相應政策之際，卻忽視女性移工的情欲、生育自主以及對家庭生活的想望，這些身為人最基本的需求與權利，揭示移工法規的擬定並未將移工人權視為首要準則，而是以臺灣的國家發展與社會需求為本位。另一方面，男性移工同樣有性需求，即便不像女性移工的身體直接受制於法律規範，在工廠、建築工地或者遠洋漁船上的男性移工，其工作與生活作息也受到雇主和勞動合約的掌控，居住

在狹小的宿舍供空間，如何獲得欲望的滿足亦是他們在異鄉所面臨的生存挑戰之一。性欲作為兩性共有的生理需求，然而長久以來又為一種無法言說的禁忌，性的污名化牽涉個體欲望的展現、道德判斷乃至健康衛生等面向。當我們不斷呼籲重視移工人權進行相關倡議時，情欲議題卻鮮少提及，看不見又或視而不見，皆是指向社會仍將移工視為勞動工具而非人。

以社會科學為大宗的前行研究，皆已歸結出國家、法律乃至主流媒體對於移民工女性身體之監控與掌握的論述，關於性的知識化論述，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性史》已提出一套系統化的論述，其探問具有啟發性：「為何人們談論性，而人們又說了些什麼？在對它談論中，引入了什麼樣的權力效應？在這些論述、權力效應和被它們所投注的快感之間，存有什麼樣的關聯？」(Foucault 2022: 20)，以這些提問為出發點，結合前述的研究觀點，我們能夠察覺到論述的建構形式、發話者、傳播方式與效果迥然不同，且在多種層次展開作用與延異，此即傅柯所定義的「權力的多樣態技術」(techniques polymorphes de pouvoir) (2022: 21)，權力的結構、樣態、工具與策略並非單一，而是由多重途徑實踐且發生效力。除了國家機器對其身體的管理之外，移工被視為主流社群中的「他者」，移工的性欲和情欲因而被忽視、壓抑、藐視、斥責甚至禁止，藉由性知識化與論述化的思考，我們可進一步討論文化生產作為一種論述方式，文化創作者如何透過不同的媒介與表現形式來處理移工的情欲與性政治，揭示哪些權力與技術作用其中，造成移工身體自主權與生育權的喪失，補充既有移工論述中尚未開展的性政治面向。

壹、移工情愛與影像創作

以移工為主角的劇情片創作，自初期的《歧路天堂》和《臺北星期天》開始，多以移工的情感關係為焦點，《歧路天堂》講述女性失聯移工 Seita 和泰國男友 Supayong 的跨族裔愛情故事，《臺北星期天》即使主軸在於移工與臺北城市空間的關係、與臺灣人的相遇，但是片中仍刻畫工廠移工 Dado 和看護 Anna 的婚外情，Manuel 對 Celia 的愛慕與追求，這些羅曼史的敘事傳統，讓影像作品能夠突顯移工身為人的情感與生理需求，劇情片著重的故事性張力，可描摹移工獨身在異鄉時的情感抒發和關係建立。

移工的情愛關係至少可非為三個主要的向度：私我的情感與親密關係、與原鄉家人的親情、與臺灣雇主的勞雇關係以及長期相處衍生的情感，例如看護工與其照護者產生的「類親情」等。原鄉親情與勞雇關係兩大主題曾有多部影像作品觸及相關的情感層面，例如紀錄片阮金紅和蔡崇隆《再見，可愛陌生人》(2016)探究失聯移工離開雇主的原因，並刻畫以家人為名的來臺動機，同時赴越南追蹤移工遣返之後和家人重聚的畫面。黃惠偵《八東病房》展現移工和照顧對象長時間下來累積的情感，在照顧對象過世之後流露傷心的淚水。黃宗儀和李紀畬在討論影像中的移工情感勞動，指出任何形式所呈現的親密性，如孝親論述、家人關係及羅曼史等，「衍生認同之際並沒有因此去除工具化的生命政治，甚至可能應和了工具化的要求」(28)可見以影像作品呈現移工對雇主的情感時，一方面使觀影者對移工產生同理，肯認移工的付出，另一方面這些情感卻也是移工在進行看護工作時，被期待付出的情感勞動(13)，而這樣的期待亦反映出移工情感的工具化，不再單純是真實的人類情感展現，很多時候是在勞動過程中不得不的投入，以獲取「好看護」的肯定，並取代其子女進行「孝子／女」的孝親行動。

以私我的情感和親密關係為題材的影像作品，以陳素香所拍攝的《T 婆工廠》(2010)及其續集《彩虹芭樂》(2012)最為人知。《T 婆工廠》為臺灣國際勞工協會在協助飛盟國際電子公司的菲律賓女性移工處理勞資爭議時所記錄下來的影像，並以其中七對女同志伴侶為主軸，探討她們在跨國勞動的過程中所經歷的情感、性、性傾向與親密關係，而《彩虹芭樂》是追蹤這些同志伴侶在經歷轉換雇主、離開臺灣回到菲律賓或者又展開另一次跨國旅程後，她們的感情所面臨的轉變。郭力昕對於此兩部紀錄片有極高的評價：「記錄團隊在彰顯這些小人物作為『人』的意義重量時，依然將她們的故事，放在勞動力全球化的問題視野下，讓『人』的愛情故事，得到一個更為深刻的認識向度。」(148)，即指出這兩部紀錄片的政治性所在，從女同志移工的愛情出發，探究跨國勞動的前因後果和結構性問題。李淑君在分析《T 婆工廠》時，闡述移工情欲在全球化的生產鏈影響之下，進入一種非穩定與非固著的狀態，成為「液態之愛」，並且具有階級化和族群化的特性(101-102)。同樣討論《T 婆工廠》，蔡知臻在其論文中試圖和李淑君進行對話，先釐清「性別政治」與「性政治」的差異，強調性政治具有階級差異，包括性上層與性下層

／性底層的權力關係，在此部片中「同志情欲的展演受到的問題與限制非常多種，在各地也會因社會環境、宗教信仰、人種、階級、制度而有所約束，但相較於他們的原生國家，已經是相對開放的」(102)。這篇論文中提出跨國移動帶給同志伴侶更多的空間得以延續或發展親密關係的觀點，尤其臺灣社會的開放民主，對同志的相對友善，也讓菲律賓移工能夠實踐性別展演。這三種情感的交纏與複雜，也可以讓我們看見作用其中的各種結構與權力，移工的情感與情欲不再是私我的生命經驗，當移工身為全球生產鏈下重要的成員，其身體與情感立即受制於各種法規與權力運作。

此外，移工在跨國移動中，所產生的移動性(mobility)為他們帶來工作機會與經濟收入，此移動性同時具有新的情感經驗，促成人際網絡的建立，如彼得·艾迪(Peter Adey)所述：「當人們隨著彼此而移動，身體也延伸出去，超越了個人的紐帶和關聯。情緒與情感在人際之間跳躍，產生回饋，將人們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Adey 229)。然而，抵達接收國之後，不可輕易解約、轉換雇主或者休假回家的工作契約所強加於他們身上的不可移動性(immobility)，間接造成身體的無法自主，生理與心理欲望的無法滿足，由此可知這樣的契約不只明文規定移工的勞動原則，更象徵性地規範其身體的自主性。相對於前述提及的移工紀錄片，在呈現情感主題時往往纏繞在與原生家庭的牽絆以及對於照顧者的情感勞動等面向，對於情感和性欲的挖掘，受限於紀錄片的寫實風格因而較難以這樣的形式處理，而劇情片透過敘事推動與演員表演，得以用虛構的方式進入這些議題。

奠基於前行研究聚焦在紀錄片與劇情長片的討論上，本文另闢蹊徑以劇情短片中的情欲與性政治為焦點，藉由兩部短片的影像解讀——曾英庭《高山上的茶園》(2018)和劉純佑《紅色》(2020)，思索移工欲望的複雜性，以此出發所牽動的移工主體性、跨族群親密性乃至國家機器對於移工身體的宰制等。有別於劇情長片和紀錄片的敘事策略與影像美學，劇情短片^[1]的片長較短，許多初入電影工作的新銳創作者藉此開啟拍攝之路，而資金成為第一道門檻，「當電影教育沒有與時俱進，未能跳脫完整而龐大的劇組編制、要求制式規格的攝影燈光美術、難以在既有的場景條件內變通的時候，預算與拍攝的彈性便失去了，這反倒讓許多學院出身的創作者，根深蒂固地認定用一兩百萬拍短片才是正道」(孫志熙)。為此，新銳導演即以各項補助與競賽為

目標，如文化部短片輔導金（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公視學生劇展或高雄拍等，在有限的資源中進行短片創作。本文所選的兩部移工短片皆出自於新銳導演之手，拍攝《高山上的茶園》前，曾英庭已有多部短片作品和一部同樣以失聯移工為題材的電視電影《椰仔》(2012)，短片《煙火》則為「公視學生劇展」的作品，有了之前短片創作的經驗，《高山上的茶園》的成熟也獲得金穗獎與金鐘獎的肯定。《紅色》則為劉純佑的第一部作品，也是由公共電視監製的短片，另獲臺灣大哥大資助拍攝以移工所生下的無國籍寶寶為題的短片《透明的孩子》(2021)。除了資金考量外，曾英庭在訪談中曾提及：「拍攝短片與電影的最大差別是壓力，拍短片靈活度更大，相較可以『玩』」（彭紹宇），所謂的「玩」即是自由度，敘事方式與影像美學層次的創新，就本文所分析的兩部短片而言，題材亦是重點，劇情長片需顧及票房與市場，移工議題的小眾將會是門檻，因此短片成了許多導演處理移工議題的途徑^[2]，嘗試以不同的影像策略將移工議題帶進臺灣社會。

貳、我的身體是你們的戰場： 《高山上的茶園》性與錢之跨族裔衝突

曾英庭繼以失聯移工和新二代為題材的劇情長片《椰仔》之後，再次聚焦失聯移工推出劇情短片《高山上的茶園》，這部短片的特色在於將焦點放在目前移工影像較少觸及不同國家移工之間的跨族裔關係，性欲和金錢方面的利益衝突，尤以女性身體作為欲望與暴力的空間。承繼《椰仔》查緝失聯移工和協尋移工母親的推理敘事與類型電影形式(Chen Tzu-Chin Insky 188)，《高山上的茶園》的導火線在於泰國男性移工阿辛的暴斃死亡，他計畫帶回家鄉的大筆積蓄，下落不明，其餘的移工開始互相猜忌，探詢這筆錢究竟落在誰的手中。這部短片的主要角色為女性泰國移工安（Sajee Apiwong 飾）、兩位男性泰國移工差（施泰鑫飾）、辛（Wasit Sechawong 飾）以及一對越南移工姊弟陳氏燕（陳秋貞飾）、陳氏東（Sy Toan 飾），劇情圍繞在五人在高山茶園組成的失聯移工聯盟，以採茶維生，暫居工寮，日漸對彼此產生情愫，並在喝酒狂歡之後，迸發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欲望。然而，女主角安卻悶悶不樂，只因為在臺灣的情人差即將返回泰國，她卻無法阻止。跨國移動而形成的人際關係為時空限定，根據康瑞德森與萊瑟姆(Conradson, and Latham)所

言，此型態的移動性(mobilities)特質為「在特定地理區域出現一起來到(coming together)的人群、建築、科技和不同形式的非人類生活(non-human life)，這些群體間的互動將促成能量與情感的暫時聚合，接著出現衝突，而後可能於其他地方重生」(238)。這群失聯移工來自不同的國家，卻因為來到高山上工作而相識，一同經歷職場與生活與的風風雨雨，在勞動日常之外，日久生情，因而產生情欲流動，不論是在臺灣居留的工作期限，或者因此形成的情愛關係，都反映出前述兩位研究者所言的不穩定性。

故事的開頭從警察至高山工寮查緝失聯移工開始，五位移工再次成功藏匿後，夜晚於工寮中玩仙女棒、喝酒、抽煙、親吻、狂歡，犒賞自己白天辛苦的勞動。攝影機以中景捕捉移工臉上開心的表情以及彼此之間親暱的嬉戲互動，透過運鏡與對話，可得知這些移工之間的關係，泰國男性移工辛和女性移工安是異性戀伴侶，泰國男性移工差和越南女性移工阿燕是另一對情人，兩位越南移工則是親生姊妹，弟弟對安有曖昧情愫。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段落中，導演使用中景描繪泰國女移工安不悅的表情，叨菸的動作，縱使旁人在身旁歌唱、玩仙女棒，她仍愁眉不展、鬱鬱寡歡，預示她的生命將有巨大的變化。由場面調度跟運鏡，我們可以得知安將是這部短片的主要角色，而她的性別身分將是推動劇情的重要關鍵。

移工的跨國勞動依照合約規定開始與結束，具有時效性，在得知阿辛即將返家後，安情緒低落，阿辛接著從後面抱住安開始親熱，安以泰語對阿辛說「你回不去了」，阿辛回答「那我只好去你的身體裏」，兩人激情之中，安說出「我把你的錢藏起來了」且希望阿辛可以多留一年，阿辛接著說「我老婆小孩已經等七年了」，也對安承諾，會在家鄉等她歸來。從這段互動可以得知，阿辛與安的情愛關係是來到臺灣才建立的，而阿辛在原鄉已有家庭和小孩，他與安的情愛即是所謂的 F.T.O (For Taiwan Only) 模式，意即「在臺灣工作的外勞所產生的一種特殊愛關係，男女外勞在其原生國可能各有其家庭或伴侶，但在國外移工期間因生理與心理支持薄弱，而意外發展出的情愛關係；但當合約期滿後就必需中止關係，互不聯繫」(宋法南 193)。阿辛在異鄉工作，妻子在遠方，情感和性欲需要得到慰藉與滿足時，嘗試在當地尋找伴侶，發展出新的感情，或可視為跨國移動連帶產生的「速食愛情」。但是這樣的情愛關係，終究成為一種羈絆，原先來臺灣工作的目的即是賺到足夠

的錢回家，然而因為彼此擁有了愛情，也以愛為名來懇求或者脅迫對方留在臺灣，不要返鄉和妻小團聚，電影中的安和阿辛的關係即反映出移工在臺灣的情感不穩定性。此外，安的身體成為阿辛發洩欲望的對象，同時也是安牽制阿辛的工具，金錢作為移工在異鄉奮力工作的目標，安將阿辛勤奮工作攢下的積蓄偷藏起來，試圖阻擋阿辛離開但仍無效，性與金錢在兩人之間成為動態的權力拉扯，女性依舊屬於弱勢被動的地位。

女性身體作為男性欲望的投射，在這部短片中，安的身體同時體現多重欲望折射與暴力展演。除了固定的伴侶阿辛以外，安的身體亦是同處深山工寮的另一位越南男性移工陳氏東的欲望對象，導演藉此複雜情愛關係的安排，說明五位移工在深山工寮的團體生活中，有一人落單時，往往會因為嫉妒或爭權引發衝突。在狂歡的那場戲中，越南男性移工陳氏東趁著阿辛酒醉，試圖搏取安的好感，同時對阿辛說「要不要我去幫你照顧她」，此刻便埋下伏筆，他對安同樣有愛慕之情，希望可以征服她並取代阿辛，安的身體即成為男性的戰場，男性的欲望可透過口語爭奪或性愛獲得滿足，並且物化女性身體，視之可轉化、可侵略之物。而後，陳氏東洗好澡出來經過窗邊聽到阿辛和安所發出的呻吟聲，並在屋內窺視兩人的性行為，導演以觀點鏡頭(*point of view shot*)揭露陳氏東所看到的性愛場面，強調這樣的畫面引發越南男性移工的性欲，再用遠景刻畫他在窗邊偷窺同時自慰，屋內屋外共構的情欲流動。當他人兩兩成雙時，自慰成為單身者的性需求解方，泰國女性移工安的身體是男性移工們共同的欲望投射，不同於以往將焦點放在勞動生活的移工影像作品，這部短片所呈現的移工日常與情欲，更使觀影者能夠理解移工作為人的本質，同樣具有情感與性欲的需求。此處值得注意的是，空間與性的關係，五人所處的工寮可視為茶園勞動後的私領域空間，夜晚雇主下山，工寮只剩下五人，暫時擺脫雇主的監視，移工在工寮裏能夠暫時奪回作為人的權利，抒發情感，滿足性欲，在此空間裏，男性和女性移工的情欲並未被國家機制和法律規範所控制。

然而，情欲流動除了激發移工對性的渴望，同時也導致了跨族裔的衝突，破壞他們原本建立起的同盟情感，產生嫌隙，移工的跨族裔互動是這部電影的另一主題，而女性身體再次成為戰場，只是這一次從欲望轉化為暴力。在阿辛與安發生性愛關係後，阿辛在睡眠中暴斃身亡，當他們要將阿辛的屍體

埋葬時，發現他的積蓄不翼而飛，所有人將矛頭指向阿辛的親密愛人安，開始一連串的推測、相互質疑因而引發衝突。阿辛之死，造成工寮裏氣氛低迷，時而兩兩一組交談、試探彼此的口風，大家都覬覦那筆高額的金錢，例如阿燕懷疑偷竊者是安，就對她說：「我答應妳不跟別人說，但是我們分一半」。越南姊弟用越南語對話時，弟弟推測是泰國移工阿差，但是姊姊因為跟阿差是情侶關係，就立刻否決弟弟的推測，因為愛所以相信阿差的為人。弟弟進一步提醒姊姊：「魚肉在眼前，哪隻貓不會想吃」，點出眾人都把利益擺在眼前的事實，並且說「這麼一大筆錢，我們就可以回家，媽媽也有新房子可以住」，再次引出「回家」這個關鍵是所有移工日日夜夜渴望的目標。從情欲到性需求，再到金錢的想望，都打破了族裔、性別與階級的差異，成為人人心中共有的欲望。

金錢除了造成移工之間的衝突之外，再次讓女性身體成為父權的加害對象。同是來自泰國的安和阿差，因原鄉親近性在異鄉形成友誼關係後，卻因為金錢產生了嫌隙。阿差和阿燕同樣懷疑是安所為，他將安壓到茶園裏，掐住她的脖子逼問，影片以正反拍鏡頭強化兩人情感的張力，阿差的咄咄逼人、夾帶仇恨，安的痛苦辯解、面露恐懼，藏匿金錢以外，阿差更懷疑安是殺害阿辛的兇手，對此安強力地反駁，並要阿差將屍體挖出來去驗屍。此一場景，可視為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暴力，因為懷疑猜忌，而將所有的怒氣都透過施暴發洩，展現阿差對同鄉女性移工的父權掌控與監視。

然而，片中仍賦予女性移工些許的能動性，用以抵抗男性的性欲和暴力。受到其他移工的質疑和施暴後，安躲進浴室中，不斷潑水將自己的身體洗淨，同時哭泣。導演以固定鏡位的中景，將安的裸體置於畫面中央，身體的擺盪也反映她激動的情緒，唯有在這個屬於自己的私密空間中，可以奪回身體的自主權，能夠恣意發洩自己的情緒。當她走出浴室外，卻立即迎來陳氏東的目光，可見她的一舉一動受到越南男性移工的偷窺與監視。即便浴室是短暫逃離的棲身處，安仍無時無刻置身於男性的視線與權力範圍。此一場景的空間內外之對照，強調女性身體的自主性與空間轉化密切關聯。此外，安的能動性亦展現在她試圖帶著阿辛留下來的畢生積蓄逃離工寮，然而失敗。阿差發現後，拿著鏟子再次對安施暴，企圖將安打死，背著昏迷的安到埋葬阿辛的地點，重新把土挖開，欲將安埋葬在阿辛的旁邊，但是安並沒有死，攝影

機以特寫鏡頭捕捉安張開眼睛對著阿差痛苦地說著：「我只是想要回家」，最終阿差念著同鄉之情，留給安一條生路，將阿辛的屍體抬出來，隔天清晨將屍體運下山，帶他回家，成為影片的完結。

這部短片中，泰國女性移工安的身體，具有雙重意義：其一，安的身體是阿辛與陳氏東的性欲投射，不同族裔男性同樣幻想佔有的對象，其二，在阿辛死後，安成為阿差的仇恨對象，阿差將所有的憤怒與恩怨轉化成暴力加諸安的身體，不論阿差是為了替阿辛報仇，又或想奪回安竊取的金錢，這些驅力都轉化成暴力，使得安的身體成為一切的欲望和情感載體，男性的性需求、暴力、跨族群的衝突等所有的權力作用於此，導致安成為男性凝視下的他者，利益衝突中的犧牲者。

跳脫移工影像作品既有的敘述框架，舉凡職場安全、勞動權益、移工與雇主的關係等既定的敘事模式，這些在本片中可視為次文本(subtext)，相對值得注意的是《高山上的茶園》別具心裁創造出另一種移工影像，以推理模式包裝移工的情欲議題，先吸引觀影者進入敘事，再帶出影像所要回應的議題，包括移工的情感、欲望、性、金錢與衝突，即使觀影者在故事的開頭就已得知誰是加害者，仍然可以由影像所提供的線索和人物關係的發展，跟著劇情去推敲最後的結局。這部短片並沒有涉入太多勞雇關係，死亡事件發生後，雇主即以「你們自己解決」脫身，尤其是失聯移工的身分讓雇主想要避免各種麻煩，雙手一攤便不顧員工的死亡，阿辛之死所帶來的難題，只能由移工自己解決，也因此突顯了本片的移工視角去推動故事的發展，尤其回到移工為人的特質，強調在勞動之外與我們同樣具有欲望，以情欲和金錢為兩大欲望需求，展開跨族裔的移工連結、互動與衝突敘事，而女性的身體成為跨越族裔的男性戰場，仍處在性別、族裔與國家的權力牢籠之中。

參、我的子宮不是我的子宮：《紅色》不倫與非預期懷孕

移工的「F.T.O」愛情模式，除了和同具移工身分的對象交往以外，也發生在移工與臺灣雇主、照護者之間的日久生情，這之中可能包含親情、友情、愛情等複雜的情感交錯，甚至跨越倫常而引發婚外情，尤以家庭幫傭和看護工較常見，因這些女性移工寄居於雇主家中，長時間貼身照顧雇主家人，家庭作為情感交流和親密互動的私領域，更易使這些愛苗萌發。短片《紅色》

改編自二〇一七年移民工文學獎的青少年評審推薦獎同名作品〈紅色〉，作者為印尼移工 Etik Nurhalimah，這篇小說以第一人稱描寫印尼女性移工 Arini（屋主稱她 Lili）和她照顧的「萬爺爺」產生若有似無的情愫，在停電的大雨夜晚兩人發生性行為，Lili 因此懷孕，充滿罪惡的她最終選擇墮胎。這篇作品因採用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觀點得以敘述更多細節，包括 Lili 因先生車禍受傷，失去高中教師工作，全家人陷入經濟困境，Lili 決定來臺灣工作、萬爺爺退伍軍人的身分背景、兩人的情感發展、懷孕後 Lili 的罪惡感、掙扎與選擇，以及她對這段不倫戀的矛盾：「我與萬爺爺被困在一個不應該的關係裏，一個突發而充滿罪惡的關係。他因為寂寞而需要我，而我接受了他對我的好。錢不停地從他手中流到我的戶頭，變成了我在鄉下家人的希望」（東南亞移民工 196），Lili 的情感轉變和思緒糾結都在小說中清楚呈現，讓讀者能夠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藉由這篇小說聽到移工內心的掙扎與感受。

移民工文學獎在二〇一四年創立，鼓勵移工、移民及其子女以母語創作，徵件語言包括越南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泰文、緬甸文，得獎作品亦集結成書，為移民工開創一個書寫自己故事的園地，因此「被視為移民工發聲、賦權的重要文化場域」（吳慧娟 91）。移民工文學獎的意義除了讓移民工發聲以外，同時也拓展臺灣文學裏族群與移民書寫的邊界，肯認移民工創作者存在文化場域的存在。這些以移民工生命經驗出發的得獎作品，可視為臺灣作家視角的另一種對照。

相較於文學作品的細膩，以文字抒發移工的情緒轉折為創作的主軸，劉純佑透過影像改編而成的《紅色》則具有強烈的創作意識和目的性，嵌入移工相關的社會議題，並且把移工的非預期懷孕放置更廣泛的結構性層次，將焦點從移工的私我情感轉移至多重社會結構對於印尼移工的身體所產生的宰制，舉凡僱傭關係、父權、宗教乃至政府政策，最終選擇墮胎不再只是個人的罪惡感或羞恥心導致的，外在的驅動力作用在移工的身心靈上，造成內外雙重夾擊而導向墮胎的結果，在此我們可見文學改編影像的雙重翻譯，一重為文字到影像，另一重則為移民工觀點到臺灣導演視角。導演在創作論述中，清楚說明採用文學作品改編並進行臺印合作之目的：「企圖消弭移民工電影中，可能出現的偏差視角問題」（劉純佑 4），改編自以印尼移工視角書寫的文學作品，佐以臺灣導演的編劇、拍攝與詮釋，可刺激印尼女性移工的

墮胎議題的多面向思考。在性別與族裔向度之外，穆斯林信仰更在印尼移工的生命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穆斯林信仰的國家背景、成長環境對她們對選擇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羞恥感」(7)。田野調查中，導演曾訪問清真寺長老馬良棣，他表示「印尼移工大多篤信伊斯蘭教，但回教法嚴格禁止墮胎，婚外情也相當嚴重，所以部分在臺的移工，若婚外情又懷孕，時常面臨相當艱難的抉擇」(10)。此外，許多移工因擔心懷孕而失去工作，又或無法接收國得到健全的醫療資源和母嬰安置，因而選擇墮胎(Loganathan, Chan, de Smalen, Pocock 5376; Freeman, Miles, Ying, Yasin, Lai 949)。由此可知，印尼女性移工的身體自主權受到內外多重權力結構的牽制，而此議題之複雜性亦成為劉純佑創作的核心關懷，後續他亦拍攝另一部以無國籍寶寶為主角的微電影《透明的孩子》，片中透過鏡頭讓觀影者意識到在臺灣有一群移工生下的小孩，因各種因素與法律規定而成為無國籍，無法享有醫療與教育等社會福利。這兩部作品皆有強烈的議題導向，引導觀眾思索在資本主義下，跨國勞動者及其無國籍子女其身心所受的剝削。

劉純佑執導的《紅色》省略不少文學作品中起承轉合的敘事與情感起伏，直接切入女主角 Lily (Joanna Dyah 飾) 懷孕。片頭以倒敘法從 Lily 在樹林埋葬嬰靈，跳接到爺孫戀的羅曼史，爺爺 (柯恩飾) 為 Lily 戴上白色頭紗，模擬婚禮，兩人在客廳相視而笑、翩翩起舞，搭配背影音樂和光影，形成幸福的畫面。即便影像敘事沒有梳理背景的來龍去脈，從人物角色的設定，可知兩人是勞雇關係，女主角餵男主角吃藥，白髮蒼蒼的臺灣男性是印尼移工的照顧對象，看護往往照顧的是年邁生病或臥床的長者，但片中的爺爺是位健康開朗與行動自如的男性，有別於其他國籍的家庭看護，印尼女性在臺灣的族裔化過程中，往往被建構為具有忠誠度的刻板印象，也因此勞動市場中處於最受剝削的位置(Loveband 345)，也因此除了照顧長者以外，還需要肩負其他家務工作，如打掃家裏、煮飯等重擔，《紅色》的女主角形象亦遵循這樣的族裔形象建構，Lily 雖被聘來照顧爺爺，因兒媳不同居，爺爺家的所有家務都由她承擔。

開頭畫面，爺爺輕輕呼喚 Lily，將頭紗綁在她的馬尾上，模擬婚禮場景，流露出兩人的親密性。起舞之際，兩人的關係不再是雇主和移工，而是一對戀人，享受短暫而美好的愛情，鏡頭對兩人親密關係的描摹，象徵 Lily 在爺

爺獨居的家中，儼然成為女主人的角色，但是具有年齡差的跨族裔戀情，尤其是雇主和移工的階級差異，終究不被社會所容許，浪漫甜蜜的羅曼史在爺爺兒子世維（李英宏飾）開門進屋時，嘎然而止，此刻起，世維展現雇主對移工情感與身體的監視，打斷爺爺與 Lily 的談情說愛，雇主家庭作為公領域的職場，移工沒有越界的權利，爺爺與 Lily 的情感，唯有在沒有外人的家庭空間中，得以實踐。

劇中的 Lily 兼具多重身分，對其主體性產生較多影響的應是「已婚印尼女性移工」這個族裔與性別交織的角色，而此身分的建構牽動各種社會制度與結構，包含婚姻、族裔、性別與職業等，藉由身分的多重性，此片試圖呈現移工的身體如何受到各種驅力的監控，使之逐漸失去身體自主權。爺爺兒子世維發現兩人的異常關係後，立即從公事包中拿出驗孕棒遞給 Lily，導演以特寫鏡頭呈現，印有「快速驗孕試劑」的字樣清晰可見，世維對 Lily 說「仲介最近比較忙，他請我跟妳確認一下」，世維的話語夾帶雙重權力，以兒子之名，並以仲介之名，彰顯他對 Lily 身體自主權的父權掌控，禁止她懷孕的權利。

傅柯在《性史》中，曾歸納出權力的特徵之一，即是「手段的一致性」，在不同層次與空間中，權力的實踐也突顯從屬關係：

權力對於性的征服在任何層次上使用的都是同一種方法。自上而下，總體決策也好，細枝末節的干涉也好，無論它依賴何種辦法或制度，它總是以一種相同的普遍姿態出現；它根據法律、禁忌和檢查作用的這些簡單而不斷被再生的機制行事；從國家到家庭，從王子到父親，從法庭到日常懲處的小變化，從社會統治機構到組成臣民本身的各種結構，都可以找到權力的一般形式，只是規模不同而已。(1990: 76)

片中，世維的舉動無疑是以兒子身分來確認 Lily 是否懷孕，乃導因於對父親的關心與擔心，深怕自己父親與移工發生不倫，破壞家庭倫常與和諧。替代仲介監控 Lily，所隱含的事實上是國家法律對移工身體的控制，否決其生殖權力，此即回應前文引述學者程念慈之論點，臺灣在利用且剝削移工勞動力的同時，卻拒絕將他們納入臺灣國族建構的一環，透過生育控制，阻斷移工

和其子女成為臺灣人的可能性。根據程念慈的研究，外籍移工來臺從事就業服務法針對女性移工生育權和定期的懷孕監測進行多次修法，二〇一五年終於撤銷了最後一項來臺前的監測要求(Cheng Isabelle 459-460)。移工懷孕將影響其勞動行為，也可能導致工作權被剝奪，勞動署所制定的「移工在臺工作須知」，明文規定：「全面取消移工妊娠檢查規定，如您在臺工作期間有懷孕情形時，雇主不得以此理由單方面解約，強制令您出國。您如因懷孕等因素，而有確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時，雇主得主張終止契約。……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者（如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則由勞雇雙方協議終止契約事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75）。家庭幫傭和看護工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移工所受到的保障更少，上述的規定同時強化雇主的權力，能夠主動提出解約，剝奪移工的工作權。即使妊娠檢查在法規中已全面取消，我們仍然可以在影片看到雇主世維以仲介之名，同時隱藏國家權力，對 Lily 提出驗孕的要求，不論是否合法，雇主、仲介乃至其身後所象徵的公權力時時刻刻對移工的身體進行管理。

基於對 Lily 的愛情和關愛，爺爺持續給予各種承諾，並向 Lily 求婚，會給她和小孩一個溫暖的家，但是來自各方的壓力排山倒海。除了爺爺家人和仲介以外，移工同儕亦是壓力來源之一。劇中 Lily 和同樣來自印尼的 Arti 在市場相遇，Lily 將驗孕幫塞到 Arti 的塑膠袋中，暗示要她幫忙驗孕，Arti 完成後將驗孕棒跟墮胎藥一併交給 Lily，攝影機以特寫鏡頭突顯出這兩樣物品，搭配 Arti 以印尼語發出半督促半提醒的聲音，要求 Lily 快速做個了斷，以免傷身。Lily 身邊的所有人彷彿都是她身體的擁有者，過於著急地替她決定寶寶的去留。然而，最讓她糾結與恐懼的仍是爺爺兒子世維是否會因此要她離開，遣送她回印尼。懷孕造成工作難保，是長久以來臺灣和移工女性所共同面臨的職場困境，但是對於印尼移工 Lily 而言，解聘代表全家人將失去經濟來源，難以維生，保住工作是在異鄉打拼的她最需守護的目標。另一方面，由於宗教與經濟因素，移工經常會選擇不安全與不合法的墮胎方式(Loganathan, Chan, de Smalen, Pocock 5)，如短片中 Lily 從同鄉手上取得來路不明的口服藥，亦暗示臺灣醫療體系對於移工非預期懷孕的資源缺乏。

導演在片中善用各種場面調度來展現 Lily 在留下寶寶或者墮胎的兩難中所出現的掙扎，也使得這部短片具有獨特的影像美學。舉例而言，Lily 坐上公車從市場回雇主家時，攝影機由窗外捕捉 Lily 哼唱印尼歌曲的倒影，窗

戶上同時映照樹影扶疏，與 Lily 的臉龐重疊，象徵曖昧不明的糾結，歌詞聲聲呼喚寶寶，訴說母愛，由這個場景可推測 Lily 對肚中胎兒的難以割捨。另一個框中框的構圖，用以刻畫 Lily 在廚房煮飯勞動的身影和不安的神情，當世維走進廚房翻箱倒櫃時，Lily 詢問是否要幫忙，世維冷淡回絕，接著從櫃子裏拿出藥罐似乎在確認什麼。此處以框中框來處理 Lily 的情感反應，尤其框中有框更體現她受困其中，層層的壓力和權力限制著她，使她難以逃脫。由於這部短片是以女性移工的情感和情欲為焦點，導演藉由電影語言來描繪女性細膩且微妙的情感變化，懷孕的煎熬、負罪感和不安，以鏡頭講述移工的欲望和抉擇。

這部片的劇情發展，轉折點是 Lily 在印尼商店和女兒視訊，原鄉家人仍舊是移工最珍貴的牽掛，尤其是年幼的女兒，致使 Lily 做了墮胎的決定。到商店匯款回家，和家人視訊，皆是移工在臺灣的生活日常，手機成為維繫家人親密性的媒介。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論及家務移工手機使用與權力的關係，「她們用行動電話來協商私領域邊界及展示消費能力。行動電話可以幫助她們削弱或抵抗勞動控制，但它也可能變成雇主監控的工具」(2008: 237)。此外，「跨國移工仍可藉由這項無線科技維繫『游牧式的親密關係』(nomadic intimacy) (Fortunati 516)。跨國家庭的情感連帶建立在許多越洋電話及簡訊上」(2008: 242)，《紅色》的導演亦在創作中，加入「手機」的道具，展演手機與跨國親密性建構的因果關係，獨自離開雇主家到印尼商店，亦展現 Lily 的能動性，以外出拓展私領域空間，並取得和原鄉的聯繫。通話過程中，Lily 的女兒發現她精神似乎不好，就鼓勵媽媽說等她長大就可以出國工作，換媽媽回家生活，而 Lily 也一再安撫，告訴女兒只要好好長大，不要擔心家計。女兒之所以能夠觀察到母親 Lily 的狀況，是因為她們不僅通話，同時也視訊，聲音和影像的雙重連結，縮短彼此之間實質的時空距離。江婉琦透過田野調查所書寫的《移工怎麼都在直播》，解開讀者對於移工時刻打開手機直播的困惑，她觀察到「他們（移工）希望別人看見自己在臺灣很好」(232)，也指出「手機對移工來說，是工作生活中的喘息」(235)，回應藍佩嘉所提及「手機後臺」(2008: 237)的觀點，影像作為媒介，展示即時的畫面，讓手機兩端的接收者皆可見證彼此的當下，Lily 藉由視訊抒發對女兒的關愛

與思念，而女兒同樣也可透過此媒介獲知母親的現況，手機無疑成為跨國教養與家庭親密性建構的關鍵渠道。

此外，母親形象之於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尼女工，具有深層意義。王愛華 (Ong Aihwa) 以馬來家庭為研究對象，探討國家政策與伊斯蘭教改革對馬來女性的性、家庭與行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即便伊斯蘭教主張女性應成為一個理想母親，且將丈夫與小孩視為優先，但是隨著快速的資本主義發展，女性工作機會的增加，女性主體性的建構往往和自身興趣與族群認同相關 (272)。劇中的 Lily 是外出工作、賺錢養家的母親，她與女兒的關愛，可見其母職之展演，然而，離家遠赴臺灣工作，或許有悖伊斯蘭教理想母親的形象，但卻因跨國移動的過程，跨國母職和職業女性的雙重實踐使印尼女性移工重新建立的主體性，亦體現她在家庭私領域、宗教信仰與兩個國家政策之間的多重協商。

片中如此平常的母女對話以及移工與原鄉家人的親密性，經常出現在移工主題的影像作品中，映照出移工為了家人遠渡重洋的辛苦與心酸，象徵與原鄉的連結。但是這段視訊通話放在《紅色》中，可視為 Lily 痛下決心墮胎的關鍵，也是導演在影像敘事中置入的重要訊息，傳達 Lily 墮胎抉擇過程的諸多考量因素，身體與多方權力的掛鉤。這段視訊傳遞出 Lily 在印尼已婚，育有一個女兒的訊息，因為對女兒的思念與關愛，鼓勵她必須繼續工作賺錢，儲備女兒的教育基金，因此比起肚中尚未來到世界的嬰兒，她更需要的是保住這份工作，以維持家計，此段劇情的設計也顯示原鄉與家人為牽制女性移工身體和欲望的另種權力。

另一段家人視訊的情節，發生在雇主家，畫面是 Lily 在整理餐桌，搭配畫內音(diegetic sound)，觀影者能聽到爺爺正在和孫子視訊，此刻 Lily 的移工身分被強化，當爺爺一家透過手機共享天倫之樂時，展演親密性時，她瞬間只剩下家庭幫傭這個身分，是外人，不是爺爺的情人。手機另一端，爺爺的媳婦用責備的口氣詢問為何 Lily 沒有照顧好他，從影像和聲音的並置，我們知道在這個家庭裏 Lily 是替代媳婦完成家務和孝親行為，臺灣女性成為在遠端陪伴、操控移工的雇主，如同藍佩嘉的觀察，對於中產階級的職業婦女而言，聘雇移工成為必要，分擔她們母職與孝親的責任，同時也可以和男性一樣追求職業成就(Lan Pei-Jia 2008a: 839)，這部影片再次驗證女性移工的

多重性別與職業身分，是幫傭、情人，同時也兒子與媳婦的代理人，承擔臺灣核心家庭的家務責任。

伴隨各方的壓力，電影後段最終 Lily 選擇吞下墮胎藥，並在廁所將臍帶剪掉，胚胎留在馬桶裏，特寫鏡頭定焦在鮮血與若隱若現的胎兒，並以畫外音(non-diegetic sound)置入詩句朗讀：「紅色，一切都是紅色的／我的眼睛是紅的／我的心也變成紅的／我把我的未來以紅色來交換／這是在餘生，在死後與真主見面的那天／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段詩句曾出現在原著作品中，但是原文並沒有「真主」，原文為「這是在未來、在後世需要付出的代價」（東南亞移民工 197），可見「真主」是改編劇本中新增的詞彙，用以強調宗教對於印尼移工的影響。先前的劇情中，曾出現清真寺，當 Lily 發現自己懷孕，和爺爺散步經過清真寺，聽進古蘭經誦經聲時，爺爺詢問她要不要進去，她搖頭拒絕，當時已暗示非預期懷孕讓 Lily 產生罪惡感，尤其對阿拉的不敬。墮胎時，她再次向阿拉懺悔，表示自己這一生將要在負罪中生活。片尾 Lily 到樹林裏埋葬嬰靈，與片頭同樣的場景，創造頭尾呼應，片頭以黑幕搭配旁白：「以至仁慈的阿拉之名，對不起」，是向嬰靈道歉，也是向阿拉贖罪。此段落點出宗教信仰之於印尼女性的重要性，負罪感亦是 Lily 墮胎的原因之一。林津如以跨國女性主義的定位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思考移民女性時，曾提醒我們：「身體自主權的意義，絕不只是放進一個『普世性別平等的想像』，它必須在跨文化脈絡下被理解」（507）。並以印尼移工女性為例，說明這些移工來到臺灣工作後，是否能如常地戴頭巾、不吃豬肉、上清真寺，這些多元文化信仰的展演都和身體自主權有關(507)。本片在影像創作中加入宗教元素，間接回應林津如所提出的移工跨文化實踐與性別展演，一方面強化印尼移工的宗教信仰對他們生命抉擇和身體自主權所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回應前文所述，這部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短片非常有意識地要將移工的情欲和非預期懷孕的議題置於核心，尤其省略原著作品中描寫爺爺和 Lily 的情感發展和性行為的細節，將焦點放在移工的懷孕上，從私我情感的層面跳脫，進入到社會結構對女性移工子宮的管理，促使非預期懷孕議題化，揭露此議題所牽涉到各種權力對於移工身體和生育權的控制。

本文前言所指出的三種移工情感經驗，恰好都匯集在《紅色》，Lily 對家人和女兒的牽掛（原生家庭的親情）、Lily 和爺爺的不倫戀（移工與雇主

衍生的偽親情、真愛情）和 Lily 本人的情欲和身體自主權，這部片不僅呈現移工情感的複雜化，同時展現其中的情感政治彼此互相角力，而社會結構強加於女性移工身體的各種驅動力，也讓 Lily 的身體自主權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她決定墮胎，親手剪斷臍帶，最終的結果都是來自多重驅動力而造成的非自願行為。

結 語

本文以《高山上的茶園》和《紅色》討論影像如何再現移工情欲和性政治，《高山上的茶園》將重點放在失聯移工的情欲展演和跨族群的情感關係，再進一步探究女性移工的身體從欲望投射轉化成暴力對象，挖掘移工在私欲和利益上的人性考驗，同時造成跨族群的衝突。《紅色》則關注女性看護工的身體自主權如何成為各種權力和社會結構角力的戰場，層層推進非預期懷孕所引發的掙扎，以及印尼女性移工的多重身分所象徵的跨文化實踐。本文所討論的兩部短片在移工影像的創作上具有特殊意義，題材的選擇和影像語言的使用，都強化移工為人的特質，並層層揭露女性身體與移工性政治的多重辯證性，別於既有的移工影像作品著重結構性議題、社會介入與倡議目的，更突顯出移工人權中，性欲與身體自主權和其他權利同等重要。

雖然兩部作品同樣從情欲和性政治出發，但在創作背景、敘事手法與批判力道上略有差異。《高山上的茶園》延續導演曾英庭對失聯移工議題的關注以及常用的推理敘事，失聯的狀態反倒讓移工在深山工寮中獲得解放，因此促成情欲流動和利益衝突。將女性移工的身體再現為一種戰場，突顯出不同族裔移工的性別角力，然而就移工所遭受因結構性議題的不平等待遇較少著墨。相對地，《紅色》的批判力道較強，著眼於移工的非預期懷孕背後的因素，女性身體和生育權受到雇主、仲介和國家多重父權的牽制，同時處理印尼女性移工的多重性別身分，包括母職、妻職和雇主情人。此外，以移民工文學獎的得獎作品進行文學改編，一方面則從臺灣導演的視角對移工生命故事進行影像轉譯，另一方面呈現出目前移工論述較少側重的生育和墮胎議題。兩部短片對移工情欲和性政治的探討，皆反映出情欲亦為移工人權敘事重要的一環，從個人到國家，從私領域到公領域，受到不同驅動力的影響，而女性移工在跨國勞動日常所面臨的多重壓迫也需要更多重視與保障。

◎本文為國科會愛因斯坦培植計畫〈跨境·交混·連結：當代臺灣電影中的移動者與跨國性(5/5)〉(NSTC 112-2636-H-002-003-)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2021 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研討會」，特別感謝兩位審查人細心閱讀並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讓本文更臻完整，亦感謝研究助理蔡詠絮、高于婷、林軒羽在撰稿與修改期間的協助。

註釋

1. 不同影展與競賽對於短片長度規定不同，根據金馬獎競賽規章（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2023）與文化部短片輔導金（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2023），短片指片長六十分鐘以內（含演職人員表），其他重要競賽如「高雄拍」規定為二十五分鐘，「公視學生劇展」則為三十分鐘以內。（孫志熙 2017）。
2. 另有其他導演以移工議題為題材創作短片，如廖克發《妮雅的門》(2015)、鄒隆娜《阿尼》(2016)、蘇哲賢《九發子彈》(2019)、吳郁芬《入世》(2020)、曹仕翰《貓與蒼蠅》(2020)等。

徵引文獻

Adey, Peter [彼得·艾迪](2013)《移動》(*Mobility*)。徐苔玲、王志弘(譯)(臺北：群學)。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23)〈短片輔導金：中華民國一百二十年度國產電影短片輔導金辦理要點〉。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https://www.bamid.gov.tw/awardlist_426.html?MainType=%e9%9b%bb%e5%bd%b1%e4%ba%8b%e6%a5%ad&SubType=%e7%9f%ad%e7%89%87%e8%bc%94%e5%b0%8e%e9%87%91)。

蔡知臻(2020)〈移工、性政治、同志情欲：以臺灣紀錄片《T婆工廠》為聚焦〉。《臺中教育大學學報》34.1: 89-106。

陳美華(2010)〈性化的國境管理：「假結婚」查察與中國移民／性工作者的排除〉。《臺灣社會學》no. 19 (June): 55-105。

Chen Tzu-Chin Insky [陳姿瑾] (2019) “Making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Visible in Taiwanese Cinema: *Pinoy Sunday* and *Ye-Zai*.”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no. 33: 185-210.

Cheng Isabelle [程念慈] (2020) “We Want Productive Workers, Not Fertile Women: The Expediency of Employing Southeast Asian Caregivers in Taiwan.” (〈我們

- 想要具生產力的移工，而非具生育力的女性））*The Migration-Family Nexus in East Asia: Chinese Family and the Invisible Within*. Ed. Lara Momesso and Isabelle Cheng. Spec. issue of *Asia Pacific Viewpoint* 61.3 (Dec.): 453-465.
- Conradson, David, and Alan Latham (2007) “The Affective Possibilities of London: Antipodean Transnationals and the Overseas Experience.” *Mobilities* 2.2 (July): 231-254.
- 東南亞移民工(2017)《光：以靈魂冶煉文字，在暗處發亮：第四屆移民工文學獎作品集》（新北：四方文創）。
- Fortunati, Leopoldina (2002) “The Mobile Phone: Towards New Categor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4: 513-528. Taylor and Francis Online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0208538803>).
- Foucault, Michel [米歇爾·傅柯] (1990)《性史：第一卷 認知的意願》。謝石、沈力（譯）（臺北：結構群）。
- Foucault, Michel [米歇爾·傅柯] (2022)《性史：第一卷 知識的意志》。林志明（譯）（臺北：時報）。
- Freeman, Tim, Lilian Miles, Kelvin Ying, Suziana Mat Yasin, Wan Teng Lai (2021) “At the Limits of ‘Capability’: The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Malaysia.”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45.5 (June): 947-970.
- 龔宜君(2006)〈國家與婚姻：臺越跨國婚姻政治〉。《臺灣東南亞學刊》3.1 (April): 83-103。
- 郭力昕(2014)〈移工同志情欲的政治化〉。《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臺北：麥田），140-149。
- 黃宗儀、李紀舍(2011)〈「近似家人，實非親故」：移工情感勞動與影像親密性的文化政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no. 82 (June): 5-30。
- 江婉琦(2022)《移工怎麼都在直播》。（新北：木馬）。
-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家務移工與臺灣新富雇主》（臺北：行人）。
- Lan Pei-Jia (2008a) “Migrant Women’s Bodies as Boundary Markers: Reproductive Crisis and Sexual Control in the Ethnic Frontiers of Taiwa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3.4 (Summer): 833-861.
- 李淑君(2012)〈液態之愛：從「T婆工廠」談全球生產鏈下的愛情階級化〉。《世新人文社會學報》no. 13 (July): 101-130。
- 林津如(2019)〈性別與種族、階級和文化的交織：後殖民女性主義〉。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臺北：貓頭鷹），478-524。

- 劉純佑(2019)《電影作品《紅色》創作論述》。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
- Loganathan, Tharani, Zhie X. Chan, Allard W. de Smalen, and Nicola S. Pocock (2020) “Migrant Women’s Access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in Malaysia: A Qualitative Study.” *Migration, Resilience, Vulnerability and Migrants’ Health*. Ed. Lillian Mwanri, Nelsensius Klau Fauk, William Mude, Hailay Gesesew. Spec. issue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5 (July): 5376.
- Loveband, Anne (2004) “Positioning the Product: Indonesian Migrant Women Workers in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4.3: 336-348.
- Ong Aihwa [王愛華] (1990) “State versus Islam: Malay Families, Women’s Bodies,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Malay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17.2: 258-276.
- 彭紹宇(2023)〈專訪《查無此心》導演曾英庭：潮濕細雨，落在剝心的悲傷〉。*VERSE*, 18 July, VERSE (<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the-abandoned>)。
- 宋法南(2010)〈從《歧路天堂》探討外籍勞工的性需求模式〉。宋惠中、劉萬青（主編）：《國族・想像・離散・認同：從電影文本再現移民社會》（新北：巨流），181-198。
- 孫志熙(2017)〈靠山未出現，活路哪裏找：臺灣短片、獨立電影生存指南〉。《放映週報》no. 588。(<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6190>)。
- 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2023)。<〈二〇二三臺北金馬影展：第六十屆金馬獎競賽規章〉。臺北金馬影展官方網站 (<https://www.goldenhorse.org.tw/>)。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23)〈懷孕及健康檢查項目〉。《移工在臺工作須知》。（新北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74-76。外國人勞動權益網 (https://www.wda.gov.tw/en/News_Content.aspx?n=E7D3EAA11824F739&sms=95EC05E2FC6265F0&s=F720A56563D88F77)。
- 吳慧娟(2019)〈文學敘事與人權想像：移民工文學獎〉。《中外文學》48.3 (Sept.)[466]: 89-132。

WORKS CITED

- Adey, Peter (2013) *Yidong (Mobility)*. Trans. Tai-Ling Xu, Zhi-Hong Wang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 Bureau of Audiovisual and Music Industry Development, MOC (2023) “Duanpian fudaojin: Zhonghua mingguo yibaishier niandu guochan dianying duanpian fudaojin banli yaodian” [Short Film Subsidiary Grant: Regulations for 2023

- Grant for Domestic Short Films]. Wenhuaabu Jiang buzhu zixunwang (MOC Grants) (https://www.bamid.gov.tw/awardlist_426.html?MainType=%e9%9b%bb%e5%bd%b1%e4%ba%8b%e6%a5%ad&SubType=%e7%9f%ad%e7%89%87%e8%bc%94%e5%b0%8e%e9%87%91).
- Cai Zhi-Zhen (2020) “Yigong, xing zhengzhi, tongzhi qingyu: Yi Taiwan jilu pian *T Po gongchang wei jujiao*” (Migrant Workers, Sex Politics, Homosexuality: Focus on the Documentary Film *T PO Factory* in Taiwan). *Journal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34.1: 89-106.
- Chen Mei-Hua (2010) “Xinghua de guojing guanli: ‘Jiajiehun’ chacha yu Zhongguo yi min/xing gongzuozhe de paichu” [Sexualized Border Control: The Investigation of ‘Phony Marriages’ and the Exclusion of Chinese Migrants/Sex Workers]. *Taiwanese Sociology*, no. 19 (June): 55-105.
- Chen Tzu-Chin Insky (2019) “Making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Visible in Taiwanese Cinema: *Pinoy Sunday* and *Ye-Zai*.”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no. 33: 185-210.
- Cheng Isabelle (2020) “We Want Productive Workers, Not Fertile Women: The Expediency of Employing Southeast Asian Caregivers in Taiwan.” *The Migration-Family Nexus in East Asia: Chinese Family and the Invisible Within*. Ed. Lara Momesso and Isabelle Cheng. Spec. issue of *Asia Pacific Viewpoint* 61.3 (Dec.): 453-465.
- Conradson, David, and Alan Latham (2007) “The Affective Possibilities of London: Antipodean Transnationals and the Overseas Experience.” *Mobilities* 2.2 (July): 231-254.
- Dongnanya yimingong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2017) *Guang: Yi linghun yelian wenzi, zai anchu faliang: The 4th Yimingong wenxuejiang zuopingji* [Light: To Smelt Script with Soul, and Let It Glow in the Darkness: The Collection of the 4th Taiwan Literature Award for Migrants]. (New Taipei: Sifang wenchuang).
- Fortunati, Leopoldina (2002) “The Mobile Phone: Towards New Categor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4: 513-528. Taylor and Francis Online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0208538803>).
- Foucault, Michel (1990) *Xingshi: Diyijuan Renzhideyiyua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One: The Will to Knowledge)*. Trans. Shi Xie and Li Shen (Taipei: Jiegou qun).
- Foucault, Michel (2022) *Xingshi: Diyijuan Zhishi de yizhi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One: The Will to Knowledge)*. Trans. Zhi-Ming Lin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Freeman, Tim, Lilian Miles, Kelvin Ying, Suziana Mat Yasin, Wan Teng Lai (2021) "At the Limits of 'Capability': The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Malaysia."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45.5 (June): 947-970.
- Gong Yi-Jun (2006) "Guojia yu hunyin: TaiYue kuaguo hunyin zhengzhi" (State and Marriage Politics: The Cross-Border Marriages between Taiwan and Vietnam).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1 (April): 83-103.
- Guo Li-Xin (2014) "Yigong tongzhi qingyu de zhengzhi hua" [Politicization of the Homosex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Zhenshide kouwen: Jilupian de zhengzhi yu quzhengzhi* [Truthful Inquiries: The Politics and Depoliticization of Documentary]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140-149.
- Huang Zong-Yi, Li Ji-She (2011) "'Jinsi jiaren, shifei qingu': Yigong qinggan laodong yu yingxiang qinmixing de wenhua zhengzhi" (Like a Family but Not Quite: Emotional Labor and Cinematic Politics of Intimacy).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82 (June): 5-30.
- Jiang Wan-Qi (2022) *Yigong zhenme duozai zhibo* [Why Are Migrant Workers Always Live-Streaming] (New Taipei City: Ecus Publishing House).
- Lan Pei-Jia (2008) *Kuaguo Huiguniang: Jiawu yigong yu Taiwan xinfu guzhu*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Taipei: Flâneur Culture Lab).
- Lan Pei-Jia (2008a) "Migrant Women's Bodies as Boundary Markers: Reproductive Crisis and Sexual Control in the Ethnic Frontiers of Taiwa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3.4 (Summer): 833-861.
- Li Shu-Jun (2012) "Yetai zhi ai: Cong T Po gongchang tan quanqiu shengchanlian xia de aiqing jiejihua" (Liquid Love: Love and Class in *Lesbian Factory*). *Shihxin renwenshehui xuebao*, no. 13 (July): 101-130.
- Lin Jin-Ru (2019) "Xingbei yu zhongzu, jieji he wenhua de jiaozhi: Hou zhimin nuxing zhuyi" [Intersectionality of Gender and Race, Class and Culture: Postcolonial Feminism]. Yan-Ling Gu (ed.): *Nuxingzhuyi lilun yu liubian* [Feminisms] (Taipei: Owl Publishing House), 478-524.
- Liu Chun-You (2019) "Dianying zuopin hong se chuanguo lunshu" (A Critique Essay on the Graduation Film *R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Filmmaking,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aipei.
- Loganathan, Tharani, Zhie X. Chan, Allard W. de Smalen, and Nicola S. Pocock (2020) "Migrant Women's Access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in Malaysia: A Qualitative Study." *Migration, Resilience, Vulnerability and Migrants' Health*. Ed. Lillian Mwanri, Nelsensius Klau Fauk, William Mude,

- Hailay Gesesew. Spec. issue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5 (July): 5376.
- Loveband, Anne (2004) "Positioning the Product: Indonesian Migrant Women Workers in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4.3: 336-348.
- Ong Aihwa (1990) "State versus Islam: Malay Families, Women's Bodies,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Malay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17.2: 258-276.
- Peng Shao-Yu (2023) "Zhuangfan Chawu cixin daoyan Ying-Ting Zeng: Chaoshixiyu, luozai wanxin de beisha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Abandoned*, Ying-Ting Zeng]. *VERSE*, 18 July, VERSE (<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the-abandoned>).
- Song Fa-Nan (2010) "Cong *Qilu tiantang* tantao waiji laogong de xing xuqiu moshi" [Exploring the Sexual Need Patterns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Detours to Paradise*]. Hui-Zhong Song and Wan-Qing Liu (eds.): *Guozu, Xiangxiang, lisan, rentong: Cong dianying wenben zaixiang yiminshehui* [Nation, Imagination, Diaspora, Identit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mmigrant Society from Filmic Texts] (New Taipei: Juliu), 181-198.
- Sun Zhi-Xi (2017) "Kaoshan wei chuxian, huolu nali zhao: Taiwan duanpian, duli dianying shengcun zhinan" [Anchor Does Not Appear Yet, and Where to Find a Way to Survive: A Survival Guide for Taiwanese Short Films, and Independent Films]. *Funscreen*, no. 588 (<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6190>).
- Taipei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Executive Committee (2023) "2023 Taipei Jinma yingzhan: Di liushi jie Jinma jiang jingsai guizhang" [2023 Taipei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Sixtieth Golden Horse Awards Competition]. Taipei Golden Horse Awards (<https://www.goldenhorse.org.tw/>).
-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Ministry of Labor (2023) "Huaiyun ji jiankang jiancha xiangmu" [Pregnancy and Health Check-up Items]. *Yigong zai Tai gongzuo xuzhi* [The Handbook for Foreign Workers in Taiwan] (New Taipei: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Ministry of Labor), 74-76. Waiguoren laodong quanyiwang [Foreign National Labor Rights Portal] (https://www.wda.gov.tw/en/News_Content.aspx?n=E7D3EAA11824F739&ms=95EC05E2FC6265F0&s=F720A56563D88F77).
- Wu Hui-Juan (2019) "Literature and Human Rights Imagination: Taiwan Literature Awards for Migrants." *Chung Wai Literary* 48.3 (Sept.)[466]: 89-132.

Women's Bodies and (Im-)mobility Migrant Workers' Lust and Sex Politics in *Tea Land* and *Merah*

HSIEH Hsin-Ch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national migrants and sex politics by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two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hort films—Tseng Ying-Ting's *Tea Land* (2018) and Liu Chun-Yu's *Merah* (2020), to elicit how they portray migrant workers' lust and bodily autonomy in Taiwanese media. Both the films address sexual expression and related issues, which is rarely explored in existing films on migrants. *Tea Land* portrays a group of 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s from Thailand and Vietnam who struggle with their desires for sex and money, and the decision between staying in and leaving Taiwan while living in a mountain hut. Furthermore, *Merah*, adapted from a literary work that won the Taiwan Literature Awards for Migrants, describes an unus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 and her employer, leading to an unintended pregnancy and eventually an abortion. Both films adopt distinct narrative strategies to examine the dynamics between employers and migrant workers, and reflect upon various issues, including class, gender,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filmic represent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are issue-oriented that unpack multi-layered forces driven on migrant workers' bodies and emotions, and the complexity of sex politics. Additionally,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double dialectic thinking about body autonomy and stigmat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ust.

KEYWORDS: migrant worker, body, lust, emotion, sex politics